

鶴林玉露

地集上



中

125
● 15
4

093
404
6484

安政七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草

宋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草
如賜四川宜撫龔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丁
德既次裴度而往釐于今二年復念周公之夕外
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官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
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東

鳥林五卷

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太車以載
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
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
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
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太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
以一青掩太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
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
休無競維人孰云克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
字不苟一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因
瑣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自
鉅心又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言其得之艱
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屋。言其得之
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詞語明粹。足以傳
世。覺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
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
擁被臥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孟觴流行
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
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
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宋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
言濟邨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
便遠行。廬陵不獨託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
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
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旣江杜來詩
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
略同。有書其於囊。無復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占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床頭易一編。盈虛消息揔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頓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李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友愛。

最性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歿。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其一子洪舜。愈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謹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入。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絲廷尉。平上書公車。言入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正月。口訪事。龍頭曾

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
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心懷往，魂不
可招。潦霧墮鳥，悲悔何及。陟階真外，仍官厥子。用
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貧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貧賈所得宜
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
予，貧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

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勒令
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
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
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
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雄也。漢高帝指四
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
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
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船

堅好漕運無虧足以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太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宋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

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按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歿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按官遂爲立祠于學

官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然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藉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宋陳應求嘗出。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

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雅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蘓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專報

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子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檉抗疏銀堂謂王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

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聽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官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

啓則父子之際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合。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兼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權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子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師友制服

鶴林玉露
卷六
地
胡澹庵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二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官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
 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
 夫子稱其不怨而來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
 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
 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
 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

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
 容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
 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
 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
 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
 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山

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盥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宋高宗親征行次姑蘓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托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

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竊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齊為文昌進士。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以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太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將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上虐狄好。

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歲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綃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

人直幾千萬詞首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
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
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
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
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
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日字豈與應字乃幹旋

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
以字文以句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
文公每喜誦之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
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

鶴林正統

卷六

十一

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溪
問訊巡簷索絕於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
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
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
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蜜推
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

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
嘗謂子房狙繫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
抑之韓信俛出市跨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
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
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
眎信逋反噬其躬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

鳥林三卷

卷六

鶴林五言
卷六
十五

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侯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

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佚耳。若一上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宋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甲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鶴林五言
卷六
十五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佚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不口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

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并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大不樂誓不復作詩近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岳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
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
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
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
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
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沉宋以後定著律

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
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
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
矣故掌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
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
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
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一
首杜之秦蜀紀行遺真出塞潼關

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悉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

補水玉齋

卷六

十一

不曾透得此關而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臻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自四本

卷六

十一

大連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
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
此觀之何曾夢見它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
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
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
此則公之所取既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
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

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
卧聽簷前雨浪々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
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文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
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
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
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由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入逮。後彦至，叱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汝，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後彦皇汗，免冠謝。父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因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在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

南齊書

卷七

三罪序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
 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
 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
 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 上忽喻大臣曰呂願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揚
 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
 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
 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

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
 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
 晴在々野花香過雨迢々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
 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
 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彙云覆養直得皂囊書
 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鍊畫何須玉帶與

皇朝本正各

卷二

二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宋高宗
在昇陽官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々爲
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云公痕跡猶
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常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欄幙揖。毋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臯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蘊醒萬世
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
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
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
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
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
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
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
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
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
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
長孺則一士可以持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
國二辱不灌隅

○不交近君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
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贊歎杜棕
不從監軍請選甥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
純夫為諫官東隣官宦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
中不敢高聲請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
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
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

其所以為王黼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宜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
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
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
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主管太宗正司
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
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

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菲。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浴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知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

時乎宜乎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々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鑿，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入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

且妬人之夫其感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
貪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
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
相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
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鈍
兮鉞力為鋸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兮乃反謂子
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讖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
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
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
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
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
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
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
鬚凡此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
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
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
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蘓子瞻勸其
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宜公云使其
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
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
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
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麟初
參大學廉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磨詩云父母
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迥龍樓鶴
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
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
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無林玉露

卷十

十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宅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宋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曾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

鳥林玉露

卷十

十一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與中
有比意味更長

○經綑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
糟商稅牙稅與大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
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請
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庸謂剝民產怨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乎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聲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太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

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十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方十里。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一同
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一為城郭市
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
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二萬六千頃。
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惣
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
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
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二貫二百文。

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
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二千
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
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屈。其地百畝。十有六夫
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
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
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為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

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用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難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授師之辭曰：「曹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隨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掌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覓險，不如

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廉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
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未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掌挾秦書于臨川守
餽遺不滿意外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
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間其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人路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宋景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取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鏡便
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君子貢
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鏡殺人

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々淨雨裊紅蕖冉冉香
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
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灑池亦然上句風中有
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送

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
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
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
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
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后
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
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
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

鶴林玉露

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入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而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帶一物恐累歸擔日々如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

鶴林玉露

卷七

十九

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
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
在リ大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白事乃買
柴六百貫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
者多矣

○奏疏貴簡

錙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
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
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
刪定官論對五劄皆可法

○間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
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
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
南村之隣。豈庸夕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隣。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
水纜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
知。幽花欲滿逕。埜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
皖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酒
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
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
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
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
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
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年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它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
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
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
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兼
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大息曰平原家族危如累卵
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然矣皇子之立非出
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
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
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
四海萬姓皆怨矣釁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
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
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

蘇林玉露

卷八

蘇林玉露

卷八

二

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
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
聘屬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
苛解嬖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
則易危為安轉阨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
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稿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
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
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大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

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詔君詞多

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恋々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饑，垂翅青真，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

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鸛鳴之為子，燕々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儼，不患不律，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廬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真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恕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夢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采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蔽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剋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レ愁レ不レ上レ青雲去。上レ了レ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雀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接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鄉有盜賊夷狄之
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二者誠當今
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
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接其所自言者以勉
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
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一二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掌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
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鵙鵠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掌見大
蛙十數聚于汗池菴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
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疑立待啖不敢動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蟹醬矣蓋蜘蛛搖腹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彌近矣吾
 道上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巨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
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
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州胡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
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
晉用由此觀之君子之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_レ整服見_レ客_レ極_レ客位云_レ榮陽呂公嘗_レ言_レ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_レ間居野服為_レ禮而_レ歎_レ外郡之不能_レ然其指深矣其已_レ叨_レ誤恩許_レ致其_レ事本未未敢_レ遽_レ以_レ老夫自_レ屈_レ而_レ比_レ綠_レ又病_レ艱於_レ動作遂不免_レ遵_レ用_レ舊_レ京_レ故_レ俗_レ輒_レ以_レ野_レ服_レ從事然_レ上衣_レ下_レ裳大帶方履比之_レ涼衫自不為_レ簡其所_レ便者但_レ取_レ束帶足以_レ為_レ禮解帶足以_レ燕居且使_レ窮_レ鄉下_レ邑_レ得以_レ復_レ見_レ祖宗盛時_レ京都舊_レ俗如此之美也余嘗

於_レ趙_レ李_レ仁_レ處見_レ其_レ服_レ上_レ衣_レ下_レ裳衣用_レ黃_レ白_レ青_レ皆_レ可_レ直_レ頰_レ兩_レ帶_レ結_レ之_レ綠_レ以_レ皂_レ如_レ道_レ服_レ長_レ與_レ膝_レ齊_レ裳_レ必_レ用_レ黃_レ中_レ及_レ兩_レ旁_レ皆_レ四_レ幅_レ不_レ相_レ屬_レ頭_レ帶_レ皆_レ用_レ一_レ色_レ取_レ黃_レ裳_レ之_レ義_レ也_レ別_レ以_レ白_レ絹_レ為_レ大_レ帶_レ兩_レ旁_レ以_レ青_レ或_レ皂_レ綠_レ之_レ見_レ儕_レ輩_レ則_レ繫_レ帶_レ見_レ卑_レ者_レ則_レ否_レ謂_レ之_レ野_レ服_レ又_レ謂_レ之_レ便_レ服_レ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指割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庶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無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遠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一十司。六軍二十四縣。

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嫗宿賊銷縮摧沮。魂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橫。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

反也。豈書乃適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文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曹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驪墀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
余曰不然。上一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一句見萬
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
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
人把做。付甚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蒼色
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音相關。會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
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由宋高宗聞之。御札特
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
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
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
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

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洽。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良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行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取
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
塗膏鬻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書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
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帥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鬚要斬高
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
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敗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冢屯人
也。以此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
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
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
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
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
區處既定。只俟明早。秦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
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
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太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
賢可也。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
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
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

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弄為諸侯妃
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
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疾
賢之事。自然色々有之。揚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
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
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
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

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三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廡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浚。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
 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若看
 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
 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

金登第後圖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
 江湖二十年布衫潤袖畏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
 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
 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補抄玉錄

卷六

三十一

海州縣志卷之六

海州縣志卷之六

海州縣志卷之六

海州縣志卷之六

海州縣志卷之六

